

红月亮

The End of Moon

李占荣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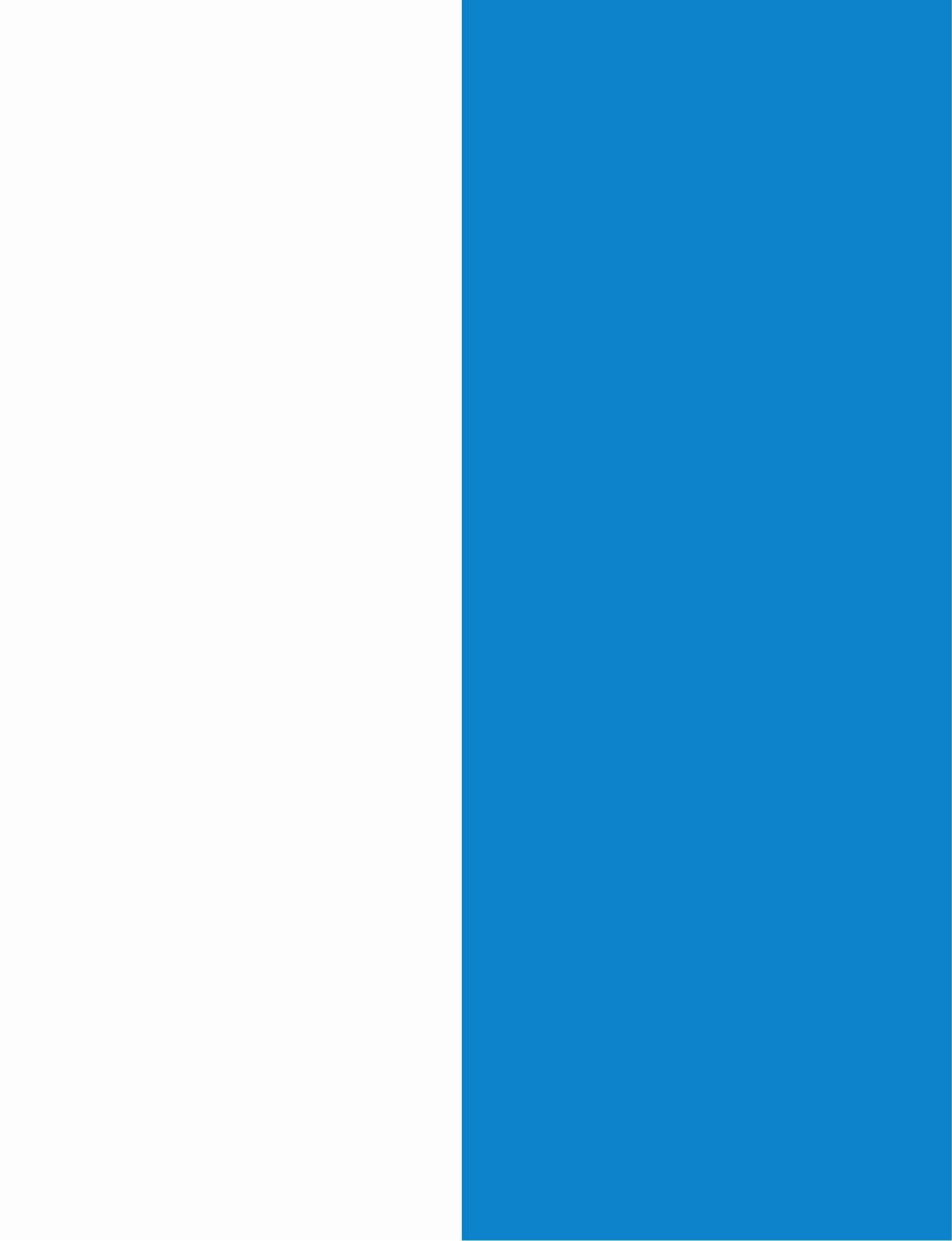
生的使命，若一锅水，
力的柴火，凭借一首诗去点燃。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李占荣，男，1967年生，甘肃环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兰州大学法学硕士、博士，浙江大学博士后。现任浙江某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东北亚民族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理学研究会理事、浙江省法学会法律文化研究会会长。业余爱好文学，著有《听见花开》(合著诗集)、《泼水》(小说)等文学作品。



在这本以《红月亮》为名的诗集中，我们读到了诗意之思、诗性之发；这里展现的是诗人之力作——一部自由情感意志的表现之作，一部自由的合美学规律性之作。

.....

占荣教授是法学博士，在法理学、民族法、经济法等领域有重大的学术建树，他让我们在这个需要诗歌的时代，感受到以他生命的激情流淌着的属于生活的时间，属于生命之魂的孤独与灵动。

——陈寿灿

如果一个时代没有诗，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灵魂已死。如果一个时代的诗充满阿谀谎言，那么它比灵魂已死的时代更可怕。我们用什么证明这个时代的我们是活着的？美食、性、财富、权力？还是思想和精神及创造？如笛卡儿说的，我思，我在。如果是后者，我们该怎样叙述我们的思想和精神？怎样讲述我们的故事？

占荣的诗以他的方式讲述了这个时代的故事：华丽外衣下的碎裂世界，卑微的灵魂，直面的勇气，不甘沦落的救赎，以此，确证我们还活着！

——刘光宁

上架建议 文学·现代诗

ISBN 978-7-5178-1832-8



9 787517 818328 >

定价：32.00元

红月亮

◎ 李占荣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月亮 / 李占荣著. —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178-1832-8

I. ①红… II. ①李…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5344 号

红 月 亮

李占荣 著

策划编辑 任晓燕

责任编辑 沈明珠 白小平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177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1832-8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序 一

自由情感意志的审美表现

存在之中皆有美，赋诗即审美，品诗即鉴赏美。审美是自由意志的表现，诗歌是自由情感的表达。掌握知识归属“自然律”，运用情感与意志归属“自由律”。学会知识是一种能力，学会动用情感与表达意志也是能力。在这本以《红月亮》为名的诗集中，我们读到了诗意之思、诗性之发；这里展现的是诗人之力作——一部自由情感意志的表现之作，一部自由的合美学规律性之作。

诗意之思是非功利性的，因而是快乐的——自己快乐，也分享快乐。

当代诗人海子吟唱道：

麦地

神秘的质问者啊
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
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
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李泽厚在其代表作《美学三书》中提出：美感包括感官的人化与情欲的人化两个层面。感官的人化，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讲的感性功利性的消失，或者说感性非功利性的呈现；而情欲的人化，即自然感官成为审美感官，人的情欲成为美的情感——这就是人的主体性展现，是人的真正的自由表现。

自由是目的价值，自由行吟因而是快乐的。诗意之思不是“纯思”，而是感性之思。康德区分出“感觉”（Empfindung）的双重含义，即认识性的感觉和情感性的感觉，前者是“客观的感觉”，后者是“主观的感觉”（也就是“情感”）。康德还对主观的感觉愉快做出了限制：不带任何利害的感性愉快。后来布洛等美学家提出了“审美距离说”——所谓审美距离，就是与“利害”保持距离。

快乐有多种，有大快朵颐的快适，有道德层面的助人为乐，而只有对美的鉴赏的愉悦才是一种无涉利害的和自由的愉悦。作者在《这个春天》一诗中，赋予想象自由以幽默美学意蕴——

这个春天,不适合信马由缰

温柔编制的绳索

捆住羊群

草场是求生之地 容不下

鼠药的浪漫和浪荡的心

.....

春天的马儿,列队待发

毛色香艳

若铁蹄上的花瓣

马儿是羊群的主人

咬住春天的最后一寸绳头

死不松口

马鞍子滑落在肚皮下

羊眼睛揉进风沙

马儿疯跑

羊群和春天犯了癫痫

自由的快乐是内在的快乐,即便需要忍受常人认为的苦痛。在中国的伟大诗人中,诗意与放逐往往连接在一起。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写道:“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

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作者在《流浪者》中，以令人惊觉的画面向我们传递这种向往自由的苦痛——

雪线再高 哪怕一厘米

他和他的山

便会一同崩溃……

满山的羊

满山的白石头

满脑子的白衣歌蔑

等待启示审判或主宰

雪线，再低——哪怕一微米

他便能解开绳索

宽宥那些罪愆……

原谅他吧

他是他在而非自在的

诗性之发是知性和想象力之间的自由游戏——在语言游戏中将词与物交融为一体。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道：

这里万物抚爱地和你交谈并谄媚你：

因为万物想跨你而驰。

你也跨着一切的寓言，驰向一切的真理

.....

这里一切存在的言语和言语之宝库，忽然为我

打开

.....

诗性之发是真实的感性表达与灵感闪耀，且在一闪光中绽露出袭取真理的本性。在此意义上，诗意之思与其说是突袭思想，不如说是被思想所突袭。尼采哲学的许多范畴，如“强力意志”“生命意志”“酒神”“日神”“永恒轮回”“超人”，与其说是哲学概念，不如说是诗学意义上的自由象征。因此，诗性之发必然伴随着自由行走。作者在《明年，我在莫干山等你寻亲》这首诗中，以穿越历史大写意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这种自由象征——

剑池是为你备的
里面盛满了莫邪的泪
吴王不来，龙卷风兴许发作
竹径十里，不闻儒道墨法
我是你还魂的干将
枕云席絮千年
只等你飘然而至
今夜，我要眼看着那半月
一寸一寸地蚀退……

诗作是语言，但勾勒的是自由的画面，或语言是自由勾勒的画面。维特根斯坦曾把狭隘的构图当作禁锢思想的枷锁，并提出“语言—游戏”说。在作为艺术作品的诗歌中，没有主客观的两分，而是语言与行动因游戏而交织的整体。

自由情感意志是诗的本性，诗性发诸笔端，凝结成反思性的判断力。反思性的判断力并没有任何确定的概念把主体之我限制于特殊的认识规则，所以内心处于自由游戏的情感状态。这就是知性和想象力之间的自由游戏活动，由于自由畅达而伴随着愉快的情感。因此，诗中虽无概念与范畴的联结，但正是那没有概念而普遍令人喜欢的东西才属于美学范畴——一言以蔽之，美是无概念的普遍愉快。作者的《从今儿起》就是

一种示范——

从今儿起

在仓库里养满老鼠和长矛

只等一声令下便开赴疆场

不要纸笔电脑

也不要上网嗅来嗅去

不写诗一样的坏东西

把形容词全部交出来给鬼做寿衣

让暴虐的动词找不到下手的目标

拎起赤裸裸的名词 集体出逃

正是普遍的愉快,审美主体才发现自己是自由的,并由此而指向人类本性中某种共通的、普遍性的“先天综合判断”。因此美感虽然是个人主观的,但却具有社会普遍性,是可以而且应该传达给别人的——这就是“共通感”。我们在《清洗自己》等诗作中,难以自拔地将作者的感觉融入到我们的感觉之中——

终于狠下心来 打开自己

先是撬开不敢说话的嘴巴
唠叨一番 埋怨一通
开怀大笑之后痛哭流涕
喜怒哀乐的主题 不知是谁

然后关闭眼帘 让水流进身体里
渗进骨头里 让筋骨回味
温柔地压迫喘息和解体……
让饥饿兴奋 让兴奋望眼欲穿
用一声咆哮打个隐晦的比喻
表达能力与意志力

在鉴赏中,我们与作者展开着想象力和知性的自由协调活动,体验着普遍可传达的愉快,沟通着自由与自然,享受着罗兰·巴尔特式的“跨文本的快乐”。

诗人之作仿佛田园牧歌——展现着个体自由与“类自由”的高度和解。

海德格尔以诗化的哲理宣告:

人诗意地存在着。

人是存在的放牧者。

朱光潜认为，一个人不喜欢诗就是文学趣味低下，并且，“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诗人和艺术家的眼睛是点铁成金的眼睛：生命生生不息，他们的发现也生生不息。读诗的功用，在于使人到处都可以感觉到人生世相的新鲜有趣，到处可以吸收维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自由活力。在生存论“此在”的意义上，正如本诗集中的《人生其实就一个字》——

人生

其实就一本仓促的书

一本书

其实就一个精彩的段落

一个段落

其实就一句郑重的话

一句话

其实就一个用心的字

这个字啊

多少人 终其一生

竟找不到

或来不及……

我们不必都去做诗人、做艺术家。诗意是一个动态词，它可以是一种思考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诗是一种艺术，它需要用语言传达。但是，“境生象外”，诗透过语言把被概念封死的事物重新救活。诗能让我们感到愉悦，感到震撼，感到惊讶，感到默契。这种体验来源于心灵与事物的契合，来源于心灵与心灵的亲近。诗意地相处，有助于我们突破形而上学观念的阈限，使我们的心灵生活敞开通向真实的道路，使类生命提升至“类自由”的境界。

在柏拉图的《会饮篇》里，“美”与“爱”紧密相连。与人亲密共处能生爱，与事物无间相处能生美。在相互珍爱的人之间，没有支配者，没有征服者，没有被动者，没有福柯指认的“大写的主体”。心灵的呼应，最终指向关于生命的哲学，艺术的人生。由是，我们在诗意之思、诗性之发与诗作鉴赏中，去看天空、看大地，去听风声、听人语，去守归鸟、守麦浪，去做儿女、做朋友……

记得洛夫曾经说过：这不是一个诗歌的时代，但却是一个需要诗歌的时代。占荣教授是法学博士，在法理学、民族法、经济法等领域有重大的学术建树，他让我们在这个需要诗歌的时代，感受到以他生命的激情流淌着的属于生活的时间，属于生

命之魂的孤独与灵动。让我们以作者的一首《海子，你没有去》，来凭寄这个时代稀缺的意义——

海子！

你出行的那天 天坛里长满了麦子

你出行的那天 地坛里朗诵声如潮

我们看到了这一幕

你一直和麦子在一起

你一直和诗歌在一起

海子你没有去……

陳壽灿

二〇一六年盛夏 于杭州